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 
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托主 傳家存厚薄利輕財

話說鳳姐與賈璉議論銀上庫之事，講起賈芹，鳳姐說到議事廳再提的話，暫且按下。講到次日，寶玉因同年的太翁壽辰，早起來，先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了安，一徑出門。這裡黛玉起身，早有鳳姐處打發平兒帶著老婆子一同到來。

平兒走進瀟湘館，才上台階，便接過包袱命老婆子在外候著。

平兒走進屋門，便問：「奶奶起來了嗎？」雪雁在裡間屋子裡應聲，一面出來見了平兒，笑道：「好早阿，姑娘梳頭哩。」

黛玉聽是平兒的聲音，便叫：「雪雁，請平姑娘裡頭說話。」平兒放下包袱同雪雁進內，見黛玉正在對鏡理妝，春纖站在旁邊，手內捧著珠釧釵環等物。雪雁進去接過，一件件與黛玉妝飾。小丫頭忙端了一張杌子過去，黛玉叫平兒坐下，平兒欠身就凳沿坐了。黛玉叫小丫頭端茶，平兒道：「奶奶賞我的桂圓建蓮，我天天起來叫他們預備著，才吃了來的，早上不喝茶呢，小姑娘別去倒。奶奶今天起的早，我們奶奶才起來呢。」

昨兒銀庫上送了幾本子支發滾存帳簿進來，我們奶奶看過的了，請奶奶過目，打上圖記再發出去。我們奶奶叫先打發人來看奶奶起來了才叫我送過來。因是小丫頭說見寶二爺從太太屋裡出來，穿了出門衣服，像是外邊去拜什麼客。我估量奶奶也起來的了，所以趕著送了來，現放在外間屋裡桌子上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又是你奶奶多心了，你就是你奶奶一個好幫手。不是我背地裡說一句不怕你奶奶見怪的話，我先前冷眼瞧著你，有時聽旁人說起，果然存心寬厚，辦事周到，又知輕識重，憑著人廝抬廝敬，自家再不肯作一點威福，正經比著你奶奶強遠呢。」

平兒站起身來道：「我又知道些什麼，不過我們奶奶事情忙些，小事件可以傳言送語的替我們奶奶分一點勞，那裡當得起奶奶這樣抬舉，可不要臊死了人。」黛玉道：「那是我的真心實話，何犯著面腴你。前兒重托你奶奶掌管家務，也為的是有你在這裡幫著你奶奶，靠得住。你才說起銀庫上的簿子，這會子既送了來，且擱著我瞧一下子，以後可不必送來。」說話時梳妝已畢，黛玉命雪雁在四寶箱頭一屜內取出蟠螭漢玉圖章兩方來，黛玉接過揭開匣蓋，取了一方，那一方仍叫連匣收好，便將取出這一方遞與平兒道：「這方圖章是我和孀娘要的，玉色也好，我又愛他上面鐫的這幾個字，簿子上就打上這個，如今只當交給你了，回去告訴你奶奶一聲，就是還得去另配一個匣子擱著。」平兒接過圖章道：「蒙奶奶作養，盡心幫著我奶奶辦事，總不敢辜負奶奶。」當下又說了幾句閒話，順便提起兒擺酒，並去請姨太太的話，道：「昨兒打發人來回過奶奶的了。」平兒一面取出手帕包好圖章，辭了黛玉，一徑出瀟湘館走了。

這裡黛玉吃了早飯，且不看平兒拿來的簿子，命雪雁把前兒送來的冊子一同叫小丫頭捧了，帶了雪雁、春纖步出瀟湘館，徑往議事廳來。頂頭碰著小紅來請道：「我們奶奶和大奶奶都在議事廳候著奶奶呢。」說著，便轉身跟了黛玉來到議事廳前，見院子裡許多管事的媳婦，都垂手站立兩旁。

黛玉進內與李紈、鳳姐相見讓坐，雪雁接過小丫頭捧的簿冊擱在一旁。妯娌們先說了幾句閒話，黛玉先叫翻開地畝冊子，指著說道：「我看冊子上有地幾千頃，莊子幾十座，還怕一半是虛的。大嫂子未必明白，二嫂子自然知道些大概緣由。」鳳姐忙答道：「那是外邊鬧的鬼，恐怕老爺、太太知道，連我都瞞著也不定。當真摸不著他們偷天換日頭的事，就瞧著手頭一年窄似一年，保不住不在這上頭挪個窩兒。」黛玉道：「不是饑荒緊沒地方抓挖，誰願意把祖遺的血產向別人手裡送呢？但是，咱們的田產未必敢賣絕，也沒人敢承買，只要告訴璉二哥一聲，把私下質當出去的統贖了回來，在庫上開了一筆支帳就是了。再查家人花名舊冊，男女共有二百餘名，核對新冊，因近年散去的，短少好幾十名口。除開家生子這些人，來投靠的若不為有了過犯攆逐，是他們自己告退，或因無所職司，或因出息微細，迫於衣食，也須格外原諒。但凡去而復回者，一概收用，量材位置。現在的都按著舊派職事，照常經管。賴升、林之孝不用說，如吳新登仍總管銀庫房，再派妥人幫辦，戴良仍總管倉務，周瑞仍管春秋兩季地租子，買辦頭兒仍派錢華，各寺廟庵觀，月錢米月仍派餘信，一應職司，及賴大娘、林大娘等都不必更動。不論何人查出弊端，即行重究。再園子裡頭老祝媽，仍叫他修理竹子，老田媽管稻香村一帶禾稼、菜蔬，怡紅、蘅蕪兩處的花朵兒、香草兒，依舊交給葉媽去擺弄。」黛玉便問：「這些人都在麼？」

一語未了，早有賴升、林之孝、吳新登家的，這幾個有頭臉的管事媳婦走進簾子裡頭，應聲道：「他們都在院裡伺候著呢。」平兒站在鳳姐背後，挪了幾步向著簾子外說道：「三位奶奶都在這裡，剛才吩咐的話你們都聽見了嗎？」眾人在院子裡齊聲答應。

黛玉又向鳳姐、李紈道：「今兒三妹妹不在這裡，我不是要駁他回，先前他講的話也是因時制宜。比如我與聞其事，未必不有他這番調度。如今我想園子裡頭原是個玩意兒的所在，有人專司管理那花卉，自然開得分外精神，足供遊賞。即田禾、畦菜，亦是園中點綴。講到出息上頭，叫他們多沾個光兒，只要每時每節自老太太起，至各位奶奶、姑娘們屋裡孝敬些時新花朵果品，就算盡了他們的心了。至於我們用的頭油、脂粉及禽鳥鹿兔的糧食，並各處簸箕、笞帚等類，一概不用他們置備，歸於帳房內支領開銷。倒是園裡頭單做粗重活計沒有出息的這些老婆子，多分些餘利給他們是應該的。」黛玉講到這裡，那管園的老婆子們在外邊聽了，早已感激不盡，面面相覷，自有一番歡喜。

又聽黛玉道：「若說到賞項上頭，各房裡姨娘家裡有了白事，向來賞二十兩，再加一倍，向來賞四十兩，再加二十兩，紅事仿此。各房丫頭，到十八歲即行許配，如外邊買的人賞給娘家領回，或情願配給裡頭小子，各聽其便，或本人感念主兒恩典，願在裡頭多伺候一兩年，亦聽其便。小廝到二十歲便令成家，或裡頭一時沒有丫頭髮出，令其自行定配，格外賞銀五十兩。此外若有出力得用之人，以及哥兒、姐兒的奶哥們家裡遇了紅白事件，隨各人的情分恩典，不拘定額。至於各房大小丫頭月銀、月錢，再別去刻省他。算起來一年費得多少，必得把後來減下的數目補上，再加一倍賞給。丫頭們既添了，沒有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倒照舊的理，自然也加一倍。還有哥兒在學裡紙筆銀八兩，本來不多，及各位姑娘房裡，每月所用頭油、脂粉這些東西，不必就在月費裡頭拿錢去買，仍叫買辦按月到帳房裡領錢買了，交給老婆子們分送各處。只不許買辦拿了使不得東西進來胡亂搪塞。月例一項，到了初一日便按數開發，再別遲他們的日子。」鳳姐聽到這裡，觸動他的心病，臉上一紅，正要開口，想和黛玉分證兩句，又聽黛玉道：「先前來遲去慢，有時也為庫上不便，並非故意壓擱他們。如今自然慮不到這上頭了，就是我諸事要從豐厚一邊行去，並不是有意揭人家的短，自己沾名弔譽。要知撙節用度，原是量入為出的道理。」

如今通盤核算起來，任憑怎麼樣揮霍一點，也不至於後手不應。

這『斂財聚怨』四個字，咱們也要慮到的。」鳳姐此時敬畏黛玉已到十分，且聽他議論宏通，層層周匝，本無懈可擊，要因風吹火兒奉承他幾句，當著眾人面前，防他們要笑話，又怕越發招認了頭裡自己尖酸刻薄的行為，只是默默不發一語。惟有李紈開口道：「妹妹所見極是，剛才說的因時制宜，何必拘定與奢寧儉，況又重在恩寬下人居多，也不失咱們祖上厚道傳家的根本。正經照那麼辦去，很好的了。」那時眾人在院子裡鴉雀無聲，聽黛玉的話，也有擠眼的，也有吐舌的，也有伸了兩個指頭做手勢握臉的，也有悄悄聲兒念佛的。

再講黛玉命雪雁取過人口冊，揀出使婢花名一本，揭開翻了幾頁指與鳳姐、李紈看了，因笑道：「這可不是他們糊塗，太太已經認了乾女兒，怎麼冊子上還有他呢？」林之孝家的忙上前回道：「這是因冊子造在前，太太認在後，所以沒有開除。」又陪笑道：「奴才正要請示這件事，向來各房裡的姑娘們發出去配了人，或有了不是攆出去，就把這個人開除了，底下注明某年月日配人或攆逐的話，如今該怎麼樣注呢？」李紈也笑道：「這倒是一件創事，不便不開除他。」黛玉便命雪雁取一張紅紙條兒貼了這一

行，道：「也不用注什麼字樣的，只叫他們把後面總數改了一筆就是了。」林之孝家的應了一聲「是」。黛玉一手又取家人冊子翻開，提筆圈出了王榮和張若錦、趙亦華、錢啟四個人，道：「這四個奶哥兒，既不在正經行擋上，我的意思要叫他們出來，或在本地，或到南邊，四個人分開了，不拘跟那一位爺們當舖、綢緞局裡去，分上一分子釐頭，告訴璉二哥哥，對外邊說一句就是了。還有爺們、哥兒、姐兒的奶哥子，兩位嫂子再去查一查。」李紈道：「蘭兒的奶哥都還小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們奶的只沒有，就是你璉二哥哥的趙媽媽有兩個奶哥兒，叫什麼涼呢凍呢。」平兒在旁接口笑道：「一個叫趙廷梁，一個叫趙廷棟。」鳳姐道：「正是這兩個，趙媽到裡頭來求過，還沒允他，如今妹妹想的到，原是應該的。」

咱們就先吧這幾個人安頓了再查去。還有一件事要告訴妹妹，不是妹妹查家人冊花名冊，照舊派周瑞經管租籽，如今要到南邊去多置田產，周瑞一個管不過來，且到那時候再開出幾個妥當的，請妹妹斟酌。」

黛玉口裡應著，一面又命將平兒早上送來的簿子翻開一看，面上一本係句結，總簿上寫某年月日結存舊管貯庫銀一千二百八十四兩，某日至某日兌進上庫銀一千三百萬兩。先提出月例，動用銀三千兩，另開日清簿，長短再算，除支發項下，某日芸哥兒領銀二十萬兩，某日蓄哥兒領銀二十萬兩，挨次而及，共一十八家，照依前定發本，已如數領訖。惟有賈珩、賈琮只各領銀五千兩，又領辦西寧郡王之孫完姻送禮銀五百四十四兩，錦鄉伯府孫女挑選添妝禮銀四百六十八兩，南安郡王壽禮銀一千兩，世襲陳也俊家生子滿月禮銀一百二十四兩，各項下注明另有備禮用銀，清帳結存貯庫銀一千零零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八兩。黛玉命取算盤，早有賴升家的捧了二十七柱一面大算盤送到黛玉面前。黛玉便輕舉纖指撥動盤珠，如落珠迸豆之聲。李紈先聽黛玉口內報了數目，便向簿子上一瞧，總結並無參錯，因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向來從沒見你弄過這些，怎麼回家去了幾個月，倒像錢舖子裡做了掌櫃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古人背聽唱籌尚能記數，這算什麼？就是堆積丈量費事一點，也只要心眼手相應，並非難事。」

一面查對發領銀本底帳，便問鳳姐道：「後街三房芹哥兒為什麼不來領銀？還有兩家，每家只領銀五千兩呢？」鳳姐道：

「那兩家先支幾千銀子出去做聘伙計的安家費用，並置辦行李物件等，定了長行日子，就打總兒來領的。至於芹兒這一宗銀子，正要告訴妹妹，你璉二哥哥說起芹兒很不安分，已把錢糧檔子革除的了。他倒進來跑了幾趟，想要領出這宗銀子去，就怕他乾不正經，所以還壓著沒有發呢。」黛玉道：「璉二哥哥慮的也是，但只闔族中都應酬到了，他還算是近支，又在裡頭跑動的，因他行事不大誠實，預料他乾不了，單把他這宗銀子扣住，人家心裡也不輸服。咱們先以不肖之心待人，更使不得。」

等到盤查時候虧短了本銀，果有對不住裡頭的緣故，然後收回他銀子，可怨不著咱們了。」

一面說便叫平兒打簿子上的圖記，又對鳳姐道：「早上和平姑娘說過的，以後這些簿子就留在二嫂子那邊，叫平姑娘幫著看看，別再送到我那裡去，我的圖章已交給平姑娘的了。」又向平兒道：「平姑娘，你幫著奶媽又算幫我一樣。」話未完，平兒都打了圖記。李紈接過圖章看道：「好精緻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愛這幾個字鑄得秀穩精工，捉刀有力，句語也好。我還留著一方，上面刻的『處世無奇，但率真』，咱們雖不處世，這『率真』兩個字都可去得？這一方是『傳家有道惟存厚』七個字，恰配印在這上頭。」李紈又在素紙上印了一方細玩，稱贊不已。

黛玉又問林之孝家的道：「甄家薦來一個人叫包勇，為什麼冊子上沒有他的名？」林家的回道：「那是甄家薦來的時候，就說在這裡暫住幾時，底下要討回去的，所以老爺也沒有派他職事，並沒上冊子。」黛玉道：「薦來的人既然收了，也同自己家人一般。老爺那裡留心到這上頭，況且這個人很有肝膽，膂力也好。不是進京的時候船上被了盜，全虧他出力抵退的。」

二嫂子告訴璉二哥哥，等他們起標把這個人帶著，路上有多少照應。」一面便命眾人各自散去，都要循職安分，任勞報主。眾人齊聲應了一個「是」，魚貫而出。

這裡人還未散，見寶玉忙忙的趕到，未進屋內先笑道：「你們瞞著我，倒在這裡興起這件事來了。」一頭走進，滿屋子裡一瞧道：「史大妹妹、三妹妹這些人為什麼不來？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，你說我們在這裡幹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問小丫頭子，說你們帶了許多書本在這裡起詩社呢。」黛玉聽了忍不住一笑，道：「頭裡也起過好幾回詩社，你見那一個帶了書本子來？如果做詩要帶著書本子走，請來的醫生要挑幾擔藥書來，好現翻湯頭開方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瞧這個所在是起詩社的不是？你們翰林院衙門裡有設兵馬錢糧的事嗎？」寶玉便在桌子上隨手掣起一本簿子，翻了一翻便擲下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這些，怪道鳳姊姊也在這裡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別笑話我不會做詩，我拚出半年閒工夫，也像香菱那麼拜了你林妹妹為師，怕你們底下要起詩社還得拉我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當不起你拜師，你也不用再學，蘆雪亭就有你的佳句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們爺同奶媽別再取笑我了。咱們且講正經，姨媽是請定的了，明兒請大家聽戲。」寶玉道：「偏偏鎮國公府裡頭新弄了一班戲，邀我明兒去聽，我又允了他們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那也沒有什麼作難，只管聽你的戲去，家裡的戲，老太太高興多唱幾天也不定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今兒買了兩件東西，你們瞧著好不好？」鳳姐問：「買的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在牛府裡碰見了馮紫英，說起有人托他銷的四件東西，老爺也見過的，銷脫了母珠、鮫綃帳，還剩自鳴鍾，同那『漢宮春曉圖』圍屏。我倒愛他這幅鮫綃帳，夏天張在屋子裡，說是一個蚊蟲也飛不進去。倘被人家買去了，豈不可惜。圍屏、自鳴鍾因寶主急等錢使，讓了一千銀子買下了，明兒他們叫人抬來。圍屏擺在綴景閣，時辰鍾就擱在我屋子裡。」鳳姐道：「記得那顆母珠原拿來與老太太看過，因是沒有錢，同那一幅帳子原封兒沒打開還了他們。如今到底是多少銀子買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五千讓了一千不是四千嗎？」李紈笑道：「你肚子裡的算盤原不錯，人家沒有聽見要五千兩的話，知道讓了一千還得多少呢？」鳳姐又故意怏他道：「明兒人家送了東西來，看你銀子在那裡？」寶玉道：「姊姊給他們一面對牌，到庫上領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不管，如今我的對牌也不靈了。還是和你林妹妹說去，他不借給你，明兒他們抬來還得叫他們抬回去。」

寶玉聽說，便走近鳳姐身旁，涎皮賴臉的猴上身來叫道：

「好姐姐，你別臊我的臉」鳳姐一時把寶玉推又推不開，揉搓得他紅上臉來，口內嚷道：「林妹妹，看你寶哥哥那麼個樣兒也不管教管他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知道你們姊姊兄弟向來那麼胡鬧慣的，倒來拉扯人家。」一頭說，便扭過臉去把日清支銷各簿翻開看了一看，叫雪雁包好，同那些冊子一總交付平兒。

又與李紈說些閒話，正要起身，只見賈母處一個小丫頭喘氣吁吁跑進來道：「二姑娘回來了，在老太太屋裡說了好些話，老太太叫奶奶們去聽新聞。我白到園子裡跑了一趟，誰知奶奶們都在這裡呢。」眾人聽了小丫頭的話，連忙起身出了議事廳，徑往賈母處來。未知聽何新聞，再看下回分解。